

梓州忠魂

主编：柯昌俊



中共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三台县地方党史资料丛书

梓州忠魂

主编：柯昌俊
副主编：杨重华
邹荣华

中共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一九九四年十月

梓州忠魂

主编 柯昌俊

*

中共三台县委党史研究室 编
三台县教科公司印刷厂 印刷

*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5.1875 字数 112 千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绵市新字第 2131 号 书本费：3.90 元

序

朱家清 蔡清顺

三台(梓州),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凯、涪两江交汇处,唐巴、川陕两条省道公路贯穿全境。这里交通发达,资源丰富,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从1928年有党的组织活动至解放,一直为三(台)、射(洪)、盐(亭)、中(江)地方党组织活动中心。

民主革命时期,三台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连续不断。震惊全川的“柳池暴动”,接踵而起的工运、农运、学运,唤醒了群众,指明了道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出了张天汉、胡继瑗、王光临、王化鹏、张运开和谭卫根等无数革命英烈和仁人志士。他们为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全中国,视功名利禄如粪土,置生死安危于度外,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曲感人泪下,催人奋起的革命颂歌。

县委党史研究室在进行地方党史资料征编、研究、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编辑出版的《梓州忠魂》一书,以翔实的史料,感人的文笔,再现了革命先辈的光辉形象,讴歌缅怀了长眠于九泉之下的先烈们。是一部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对青少年儿童进行革命史、近代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读物。它有助于人们了解昨天,珍惜今天,创造明天,以史为鉴,以史育人。它将对振兴我县经济,加快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的步

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让我们继承先辈遗志，弘扬革命传统，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针，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开拓进取，奋力拼搏，为齐心奔小康，建设富裕、民主、文明的新三台而努力奋斗。

1994年10月

目 录

序 朱家清 蔡清顺

英 烈 篇

碧血京都

——王蕴中烈士传略 谭卫根(2)

柳池风雷

——张天汉、王光临、胡继瓘、黄天元、李少华烈士传略
..... 杨重华(6)

碧血洒异乡英名垂千古

——张运开烈士传略 柯昌俊(21)

会龙怒潮

——王化鹏、李学余、李天锡、李学初烈士传略
..... 杨重华(29)

闪光的青春

——郭仲纯烈士传略 柯昌俊(37)

捐躯沙场酬壮志 永垂青史留英名

——许本达烈士传略 青神县委党研室(49)

一心向党 忠心报国

——侯伯英烈士传略 王寿熙 杜崇高(53)

党史人物篇

李洁清简介 范如富(66)

谭襄城传略 杨重华(68)

梁华璁传略 杨继周 徐陵山(77)

鞠怀安传略 柯昌俊(91)

扎根西南 赤心向党

——郭辛白传略 柯昌俊(98)

戴荣科传略 王庆宽 杨重华 柯昌俊(108)

一个记者

——高而公传略 杨重华(117)

忠心为党 矢志不渝

——李维传略 柯昌俊 邹荣华(126)

忠诚的战士 革命的实干家

——王叙五传略 范如富(142)

后 记 (160)

英烈篇

碧血京都

——王蕴中烈士事略

王蕴中烈士(初名心诚,继又名静仙,后名蕴中),系四川三台东区杨家井人,家世业农,其父王宜之先生,常依叔父润苍公,饮食教诲,得入邑庠。母吴夫人,甚贤能。兄弟三人,兄名心德,弟名秉中,烈士幼承继长房,妻陈氏,甚朴实,无后。闻夫殉难以哀死。烈士秉性聪俊,逾其兄弟,俭朴承其母教。年十余,与卫根同就学县立高等小学,交谊甚笃。1918年,烈士与卫根,复偕入潼属联立中学肄业,交谊更深,相励更切,因互勉立志上进。1921年冬,中学已届毕业,卫根因约烈士于翌年春,同赴北京升学,烈士以家庭不易通过为言,卫根因与偕返其家,向其父母关说,尤赖其叔父锡田先生。力向烈士祖父争论,始得同意。翌年四月,卫根与同乡好友贺润滋(原名宗霖,后名贺诚。现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及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经南京小住一月后,同到北京,即与当时早已在京留学之同乡王棣之相友善。未几,好友左道之(后名左军,1926年,由中共送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后,派第三国际工作,现况不详),亦到京同处,而烈士独未果行。是年秋,卫根考入北京大学乙部预科肄业,润滋考入国立医专,道之考入国立农专,亦皆同时入校肄业,彼此联系密切,互勉于学并相约多方鼓奖在乡好友来京。1923年,烈士遂偕乡友谭益彰(亦名襄城,中共

党员，后在乡病故），杨蕴璞（曾入学黄浦军校，并参加八一建军运动，及广州起义暴动，后亦在乡病故），蒋瑞琪，杨征辅（二人现尚在乡中）等，先后来京。烈士与各乡友，当年因升学考试失败，颇沮丧。卫根多方鼓励，并为照料其补习学科，始稍安慰。1924年秋，烈士与益彰同考入国立北京工专肄业，意志因益坚定。当时三台在京各大学留学友好，已达13人（烈士与卫根外，尚有王棣之、贺润滋、谭益彰、左道之、左治生、杨征辅、杨蕴璞、蒋瑞琪、谢藻祥、许可经、李味伯等），彼此团结甚密，精神奋发，勤学不怠，尤倾心国事。曾共组织“梓光社”，出有梓光刊物一种。颇为各方所重视。同年因贺润滋，左道之等之援引，烈士与卫根及益彰、治生、瑞琪等，皆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的严密组织教育。1926年，卫根因参加三一·八运动，受枪伤，身穿四孔，流血过多，曾昏绝于北京协和医院，烈士对卫根医药，照顾备至，前后数月，爱护之周，有逾骨肉。至今回想，感痛无已。是年夏，润滋毕业于医专，道之毕业于农专。皆以参加党组织的革命工作努力，道之被党送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润滋则调广东，参加北伐（在总司令部野战病院服务，后并参加南昌八一建军运动，广州起义暴动，失败后，转移上海工作，1929年春，卫根由东北经沪返川，曾在沪与润滋夫妇会晤，故知其情颇详），益彰、瑞琪返乡。烈士与卫根、治生等仍留京，在党继续工作，任务遂益渐加重。蒋介石叛变后，革命失败，京中革命组织内外分化，斗争甚烈，同时北方军阀野蛮统治日严，同志好友，先后被牺牲日多。烈士与卫根，坚决在党领导下，更加倍努力工作，党因将烈士由工大支部调北京市党部任交通工作。卫根由北大支部调市党部任宣传部长。每日各自在工作岗位，集中全力苦干。夜深始同返西北城某胡同租所

住宿(当时烈士与卫根行迹,已完全转入秘密状态,早已不能在学校及其他公开地址住宿,以故其叔父锡田与兑百元到校,亦不能收得,乃化名变装,在距党机关较僻远,离工大较近之西北城小胡同租房秘住。现已忘其胡同名称及号数。时市党部机关在东城羊市胡同 20 号)。后卫根复由市党部调入北方局工作(当时北方局,系掩护在一某京官公馆内,由蔡和森领导。和森与外间通电话,自称为某京官之“三姑少爷”,我们即为和森之随从),形踪更形秘密,遂少与一般社会接触。1927 年秋,北京市党部组织被破坏。在机关工作之同志皆被捕。因市党部书记李渤海叛变;北京各级党组织多连带被破坏,北方局亦因此受牵连影响,被迫分散,转移住所。和森初移住某印刷厂(亦党营事业),嘱卫根每日前往接头,未几,忽不知去所,后某印刷厂亦被封,卫根遂与组织失联系。当时烈士与京市各同志被捕在狱。受尽酷刑惨苦。友人戴明德(蓬溪人,当时系北京农大学生,因嫌疑亦被捕在狱,明德现任蓬溪县立蓬莱镇中学校长)适与烈士同系于一狱,彼此相望,虽不能交言,但不时尚可以目相视,彼此关怀相怜。据明德云:“烈士在狱时,状甚惨,知其受酷刑甚重,以自询其情况,只见烈士频频以手直指心窝,示以不久即将被枪决意。但其意气仍甚坚决,显示其甘愿为党牺牲的高贵品质,后即不见其人。未久,即见京市已贴出布告,将烈士等诸同志以匪犯罪名,枪毙于天桥,尸体后被丛葬于当地义冢。“生的光荣,死的伟大”(毛主席挽刘胡兰联语)。烈士实足以当之而无愧。烈士与卫根,自 1915 年,在三台县立高小相交,历时十余年,交谊之笃,逾于骨肉,砥励之勤,逾于严师,同学同党,共苦共难,世之所谓莫逆,盖无以逾此。烈士慷慨就义,以身殉志,实死得其所。卫根对烈士,生未

尽义，死不能救，仰视苍天，内咎曷极。烈士死难事件发生后，北京军阀当局，侦捕卫根甚急，无地寄住，乃于 1927 年冬，到东北哈尔滨，依好友王棟之，化名赵襄诚，在特区第二及第三中学教书。所有烈士与卫根前遗存在北京租所之衣物文件，当事变时，即曾函托同乡杨征辅（当时同乡中，只征辅未入共产党）前往清理。希有所得，以作纪念，不料征辅畏祸，不敢往理，致烈士遗物，迄无一存（烈士殉义前，与卫根同住所租之房屋内，存有衣被器物及留京数年之文书等件颇多，我等由家中兑来存储邮局备用的款子白洋二百余元存折，亦在其中，学生时代，生活甚苦、原拟托征辅取出，作逃亡之用，终未果。卫根到东北，乃取典治生衣服作旅费，治生未几亦东渡日本留学）。现时欲搜集烈士遗物文件，以资纪念凭吊，并据以请求党与政府表扬，均感缺如，致烈士一生革命事迹，无由详实显扬，孤苦英灵，何由告慰，言念及此，尤深感痛。烈士殉义，迄今已 23 年，赖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各革命同志，艰苦奋斗，中国革命，庆告成功，烈士英灵有知，当亦含笑九泉。好友王棟之，就任三台副县长职后，对烈士革命事迹，急欲表扬，以卫根与烈士处久交深，特函嘱将烈士事迹，详书奉报。卫根疏于写作，对烈士革命事迹，不能生动表达，加以时间过久，记忆不全，所写烈士革命事迹，不足万一。卫根于烈士生前既未能竭尽友道，死后复不能纪实表扬，无功于革命斗争，有负于人民事业，遗憾烈士，抱愧友好，谨附事略，用纪我罪。1950 年，首届国庆纪念节，谭卫根追记于川北人民行政公署交通厅。

谭卫根 整理

柳 池 风 雷

——张天汉、王光临、胡继瑗、
黄天元、李少华烈士传略

张天汉，字作良，三台县联合乡张家湾宝林寺人，生于1901年（清光绪27年辛丑）4月28日。其父张岐宗是柳池井、三合场一带著名的祖传医生，他家境虽不富裕，但为人却很仗义疏财，常为人治病不收医药费，因此，为乡里人所敬爱。

张天汉幼年时，在本村宝林寺秀才马升堂家读私塾。1926年春天，天汉已满24岁，得到亲戚朋友的帮助，考入潼川联合县立中学校24班读书。当时学校侧边驻着四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部司令田颂尧及其女儿，田有四个女儿，都在三台城里读书，田的一帮走狗吹嘘田颂尧及其女儿如何聪明能干。张天汉听了随口讽刺说：“一个两个不为多，三个四个又如何？可怜一对愚夫妇，专为人家造老婆”！张天汉在学校中，经常参加进步活动，其中因积极参加择师运动，为学校当局所忌恨，第一学期末即被斥退。下半年，便到柳池乡三圣宫达育初级小学教书，据同校任教的刘宗周、王协中回忆：他虽只上了半年新学，但却给他学习新的科学知识打开了大门，他在教书时，利用闲暇时间发奋学习新知识，当时的进步书刊，如：《独秀文存》、《新文化辞书》、《妇女杂志》、李石岑主编的《教育杂志》，王芸

五主编的《东方杂志》等。他经常如饥似渴地学习，凡和他相处共事的人，都知道他看书有过目成诵的天质，只要是他看过的报纸、杂志、书籍，都能详细述说其中的内容，重要的原文可以背诵，因此，他在工作中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1927年春，张天汉到绵阳县小枧沟盐灶文信之家教私塾。下半年，他将族弟张寅宗带到文家去，白天帮信之做童工，晚上由张天汉教他读书识字，张寅宗也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做工和学习都很努力，这样既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又学到了科学知识，使他将来也好找职业，谋生路。1928年春，张天汉受聘到绵阳县梓绵乡白鹤小学教书，在这里他整整教了一年。

1929年春，张天汉又回到绵阳小枧沟文信之家教私塾。文家盐灶上和附近盐厂中盐工很多。张天汉这时结识了很多工人，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又继续学得了很多新的社会科学知识。暑假，趁会龙乡办“圣会”之机，涪波社组织趁机召集了远近数十里的知识分子近百人，驻满会龙场镇各处，进行宣传和演剧活动，发展组织了学生会和妇女解放的“天脚会”，声势浩大，影响深远。张天汉除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外，并对上述活动的组织领导人邹风平（邹扶鹏）非常敬仰，经常与他交往，并协助邹风平开展活动，参加了涪波社组织。张天汉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军阀的混战，官吏的贪污，极为不满，常发出抨击言论，与他同事的人都说：“张天汉爱诽谤时事！”下半年，张天汉在文家任教期间，经邹扶鹏介绍，结识了绵阳白池口日新小学的谭德政、冯希贤，谭、冯二人是邹扶鹏在龙绵师校的进步同学，绵阳军支书记鞠怀安也在白池口日新小学教书。星期天张天汉利用他们的假日，到距文家八里的日新小学校，同校中进步教师秘密接洽，谈思想，谈学习，张天汉受他们的思想

影响很大，几位进步教师给他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张天汉思想上茅塞顿开，他开始面对现实，认真地观察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这时，张天汉的堂姐夫刘克谐，已于上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成都高师毕业，曾经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工作，又是三台县立初级中学校教务主任。他们既是亲戚，又是同乡，相距只有七、八华里，经常互相往来。因刘克谐的帮助，使张天汉在政治思想上，科学知识上，都有很大进步。秋天，柳池井阮禹三增补为三台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阮氏族人在柳池井场上放鞭炮庆贺，张天汉从小枧沟到柳池井赶场，听到街上群众议论纷纷，随口吟道：“听说欢迎阮老，骂声更比炮声高。可怜一班奴颜者，偏说那娃才学高。”

冬天，三台北路特支成立后，为了给党的组织活动创建一个据点，便于开展组织工作，特支决定夺取柳池乡场镇诸行斗秤市场管理费，用这笔常年收入创办一所爱智小学。柳池乡场镇市场管理费一直是该乡豪族阮氏在包收，实际被阮家长期霸占，他们强占这种利益的理由是：场上建修庙宇戏楼占了阮家的土地。因此，他们应该世世代代包收柳池乡场上的诸行斗秤的“行钱”，他们享有在猪市坝、斗行、秤行、柴市收行钱、“打头”的特权。一般农民群众虽然愤恨，但是没有人领头来反对。北路特支通过党组织，找到党员刘克谐、涪波社员张天汉、刘竹溪、刘季高等商议，夺取柳池乡场镇诸行斗秤收入权利，分两步走，先由乡教育委员刘竹溪向三台县政府教育局写报告，争取教育局长同意，报县政府批准，得到指令后，以上压下，制服阮氏，由张天汉、刘克谐、刘季高等分头串联，发动柳池乡盐工、农民，并在群众中放出风声，扬言各方都赞成柳池乡诸行斗秤收入归学校。张天汉又发动三年前他在柳池乡场镇三圣

官达育小学的学生串联家长，柳池乡的盐工、农民很快被发动起来。刘竹溪得到县政府指令后，便连夜赶回柳池并找刘克谐、张天汉、邹风平商量，决定不宣布县政府“提六留四”的批示，只说已批准柳池乡场镇诸行斗秤收入归学校，作为办学经费。柳池井逢场那天，张天汉、刘克谐、刘季高、刘竹溪等，将动员来的群众，挑选了一百余人，分组行动，其余群众协助各组执行任务。当梁佩伟在霍锡成烟店楼上打锣时，张天汉等指挥各组积极分子将诸行斗秤等量器、衡器一齐夺走了。阮氏执掌斗秤和“打头”的人进行反抗，双方由争夺变为械斗，都未带标志，战斗中难于分清敌手。因此，刘克谐、刘季高都挨了误伤，阮氏族人乘机把聚人地点霍锡成烟铺打烂，霍锡成被打成重伤。械斗后，双方都到县府告状，结果，县长陶茂云判定：“柳池乡诸行斗秤收入全部归学方，作为办学经费。阮氏既要付学方人员医伤费用，还要赔霍锡成烟铺内货物及家具损失费。”这次斗争取得了胜利，鼓舞了群众斗争情绪，解决了创办爱智小学的经费，张天汉等骨干分子也得到了锻炼。

1930年初，中共三台特区委员会调党员邹风平、赵利群到柳池乡袁家庵爱智小学教书，刘克谐任名誉校长，邹风平任代理校长，张天汉任教务主任，教员和校工都是党员和进步分子。刘克谐和邹风平都是中共三台特区委员，赵利群是中共三台北路区委委员。下年，党员许本达由射洪县金华镇立国民高小调爱智小学，任中共三台北路区委委员。张天汉在这样一个革命环境熏陶下，思想更进步，经常翻山越岭，深入盐工、农民群众中，虽狂风暴雨，也无丝毫疲倦，发动教育盐工、农民起来革命，他在工作中初期表现得很勇猛积极，经过将近一年的工作锻炼，变得老练沉着了。农历10月1日，北区委讨论了张

天汉的入党问题，大家认为他已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同意发展他为党员。哪知，当天在邻近爱智小学二十里的塔子山（三合乡）熊述邦盐灶户厂中，发生了北区工运委员汪觉如被捕事件，邹风平当日立即赶到塔子山，紧急疏散未被捕党员。第二天下午，得到邹风平的好友保安队唐治安找人送来的消息，说他和胡少卿中队长奉命带人前来逮捕他们。因此，邹风平、赵利群、许本达、张天汉等进步教师立即离开学校，转移隐蔽到附近农村，分散到农村召集农民开会作宣传解释工作。一星期后，赵利群、邹风平、许本达去重庆找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张天汉在附近农村隐蔽，后来打听到二十九军司令部的通缉令上没有他的名字，他便到绵阳小枧沟及附近去开展农运工作。一天进城看戏，被仲俊（外号仲麻子）发现，向绵阳县公安局密报，在戏快要演完时，张天汉被捕，关押绵阳县监狱中。一月后，绵阳旅店杨培元托人带口信到三台柳池乡张天汉家中。邻居族人张寅宗买了纸烟、水烟、草纸去监狱看他。半月后，张寅宗又去看他，他趁狱卒防备不慎时向张寅宗说：“要一个打得穿墙的东西”。张寅宗到绵阳柴市街上买了把木工凿子，藏在提篼底下给张天汉送去，张与同监房的人，利用夜晚轮流用力凿，把凿下的泥土，垫在铺草底下，或趁倒便桶时撒到厕所内，每天天快亮时，就用青油灯把新凿的墙壁熏黑，使房外察监的人看不出破绽。3月5日，墙被凿穿后，他们乘夜钻出监房，同监房因打死连长而坐牢的同志陈志良排长，找到同部队的范连长（范当时担任守监狱的任务），范连长用两个班的兵力，用押解犯人的办法，把他们送出监狱大门，他们逃出监狱后，摸黑走到城墙边，日新小学党员教师冯希贤，进步教师李传玺、龚士经，他们几人一个一个地都跳下城墙去